

新島襄的生涯（2）：建學精神與基督教

【課程導入與回顧】

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原克博。現在開始進行「建學精神與基督教 501」的第三次課程。上一次作為「新島襄的生涯」的第一講，我們探討了將新島襄生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中的第一個部分。我說明了從他出生的 1843 年到他離開日本的 1864 年這段時期。特別是關於新島如何形成他的身分認同這點也有所觸及，希望大家能隨時回想起來。

【後半生的兩個階段】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新島襄生涯的後半段。具體來說，是將後半段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喬·新島（Joe Neesima）的時代」，即 1865 年至 1874 年，這是他在海外生活的大約 10 年。接著是從他歸國的 1874 年開始，直到他去世為止的「新島襄的時代」。今天透過探討這後半段的兩個部分，希望能與上一次的內容結合，讓我們掌握新島生涯的整體樣貌。

【渡美與初期的困境】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首先是喬·新島的時代。他於 1865 年抵達美國波士頓，並於 1874 年啟程返回日本。正如上一次我也稍微提到的，他懷抱著武士之子的身分認同，在離開國家、脫藩之時，是梳著髮髻、腰際插著大小兩把刀的姿態，經由函館、上海渡海而去的。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與那時截然不同，是已經穿著西裝的新島。髮髻在很久前就剪掉了，頭髮梳理整齊，穿著西裝。這就是年輕時穿著洋裝的新島的照片。

他最初抵達波士頓，這對他來說是名副其實地終於到達了憧憬之地美國。經過約一年的航程終於抵達，但他卻無處可去。因為無處可去，他只能在船艙底不知所措。這是理所當然的，新島雖然將隨身物品減至最少後脫藩，但在上海，甚至從上海繼續前行抵達波士頓後，並沒有任何熟人會來迎接他。而且他抵達時的美國，正值南北戰爭剛結束，美國社會本身也相當疲敝。當時的社會狀況非常嚴峻，連一般的美國人都很難找到工作。因此，雖然他到了那裡，卻被人說：「像你這樣的東洋人來了也無事可做，還不如趕快回國去吧」。在一邊被這樣說，一邊真的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的情況下，他在船艙底度過了一段半是神經衰弱的日子。

【與哈迪先生的相遇】

與新島共同度過長達一年航海旅程的泰勒船長（Captain Taylor），或許是了解新島的這種狀況，覺得新島很可憐，於是向船東哈迪先生（Alpheus Hardy）介紹說：「有這樣一個人，能不能請您見他一面？」這對新島來說成為了決定性的相遇。

雖然新島經歷了一年的航海，但他並不具備足夠的英語能力，所以雖然見了哈迪先生並進行了交談，但仍無法充分傳達自己的想法。哈迪先生便對新島說：「希望你能將你的想法寫成信，重新交給我。」哈迪先生提供了船員宿舍給他，他在那裡集中精神撰寫文章和信件。這封信的原文現已不存，但關於其內容的抄本以英文形式被保留了下來。後來這被翻譯成日文，以「脫離日本的理由」為標題，收錄在新島襄的文集中。

這封新島的信相當重要，他在信中回顧了自己的半生。他在江戶過著怎樣的生活、如何與聖書相遇、抱著怎樣的想想法逃離日本等等，雖然用的是尚不充分的英語，但他清楚地記錄了下來。哈迪讀了新島的這封信後非常感動，決定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支持這個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從素未謀面的日本而來的青年。

由於這樣命運般的相遇，新島在美國的生活，以及在美國的學習，都多虧了哈迪而能夠安心地進行。

【美國求學與受洗】

哈迪與新島相遇後，新島自稱為「喬（Joe）」。這是因為船長曾這樣叫他，所以他就一直沿用，但哈迪對他說：「喬是個綽號，以後就用喬的本名『約瑟夫（Joseph）』來稱呼吧。」從此以後，新島便作為「約瑟夫·新島」度過了在美國的生活。

多虧了哈迪先生，新島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學習機會。最初他進入了菲利普斯學院（Phillips Academy），並於 1865 年至 1867 年間在那裡學習。這所菲利普斯學院現今依然存在，從新島的時代至今都是超級精英學校。這相當於日本的高中，但卻是普通人難以進入的學校，不過恰巧哈迪先生在菲利普斯學院擔任理事等重要職務，因此新島獲准入學。

在這裡他進行了正式的英語學習和各種學問的修習，在此期間，他於 1866 年在安多福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附屬教會受洗，成為了基督徒。

從菲利普斯學院畢業後，他於 1867 年至 1870 年間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學習。從新島的時代直到現在，阿默斯特學院一直作為頂尖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聞名。他在那裡修習了廣泛的學問。他在阿默斯特學院學習並取得了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學位。新島襄是第一位在美國取得學位的日本人。

從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後，他在 1870 年至 1874 年間於安多福神學院進行了專業的神學學習。

【岩倉使節團與歐洲考察】

在 1870 年至 1874 年的在學期間後半，他遇見了「岩倉使節團」。這時期日本時代發生巨變，1868 年明治維新後，國家體制大幅改變，在歐美列強紛至沓來的背景下，日本必須急於建設近代國家，因此需要收集海外文物的資訊。在這種情況下，岩倉使節團一行也來到了美國，並遇到了已經在那裡的新島。由於新島懂英語，便以翻譯兼書記的身分成為岩倉使節團的一員，隨同他們視察美國，後來還向安多福神學院休學一年，赴歐洲進行視察。

我認為這對新島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教育視察、歐洲視察的過程中，他遇見了木戶孝允（舊名桂小五郎，文中稱木戶孝義）、田中不二磨等人，這兩人在當時的日本是重鎮中的重鎮，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透過與這兩人的相遇，新島後來在日本創立英學校時，獲得了這兩人的大力協助。新島將所見所聞彙整成報告書，後來由文部省以《理事功程》為名，將當時的教育情況彙編成書出版。

【拉特蘭演說（Rutland Speech）與歸國】

他在阿默斯特學院和安多福神學院學習後，終於要以宣教士的身分歸國。1874 年，他被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American Board）任命為準宣教士，並被告知：「你的目的地是日本。」

在歸國前，如前所述，新島一直使用「約瑟夫·新島」這個名字，但在歸國前夕，哈迪先生對他說：「把我的名字『哈迪』作為你的中間名吧。」此後，他在用英語署名時，便寫作「Joseph Hardy Neesima」。

當歸國行程和派遣地決定後，在「拉特蘭（Rutland）」有一場兼作報告會的集會，這是當時新派遣人員參加的活動。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派遣的人員會報告說「我要去土耳其」、「我要去某某地方」。這原本是基本流程，但新島在現場不僅說了要去日本，還發表了一場演說，懇切地說：「我想在日本建立基督教學校，請務必捐款。」從當時所要求的形式來看，這明顯是脫稿演出。

新島在那個場合，不顧現場氣氛，真心誠意地訴說此事，而且我們可以看出他確實擁有將這份訴求傳達給聽眾的力量。實際上，對於新島熱切的呼籲，許多人紛紛表示「我也捐、我也捐」，最終募集到了大筆捐款，總計達 5000 美元。如果沒有這筆錢，同志社就不會成立。

【歸國後的活動與同志社創立】

新島終於歸國了。1874 年他離開美國，前往日本，並抵達橫濱。關於「Joseph Hardy Neesima」這個在美國使用的名字，歸國後該如何稱呼，他也思考了一番。最初新島打算使用帶有「言」字邊的「新島言襄(?)」，但朋友建議說：「那個，『襄』這個字可能會被解讀為『讓』的意思」，接受了這個建議後，他去掉了言字邊，決定在歸國後使用我們現在熟悉的「新島襄」這個名字。

在大阪，有一位名叫戈登 (Gordon) 的宣教士已經先抵達了。新島與戈登會合，附近的依田 (應為神戶) 也有一位宣教士，名叫戴維斯 (Davis)。戴維斯與新島意氣相投。新島考慮在自己所在的大阪建立學校。實際上準備工作也順利進行，甚至連土地都已經看好了，預定建在這裡。就在只差大阪府知事批准就能開設學校的最後關頭，大阪府知事卻沒有許可。因此，在夢想僅一步之遙時，計畫轟然崩塌，在大阪設立學校的夢想就此受挫。

在這種巨大的震驚與失意中，也包含了為了治癒心靈創傷的目的，他前往了幾乎不熟悉的京都。在去京都時，受宣教士夥伴建議「要不要見見這個人」，他所見到的人就是山本覺馬。覺馬雖然雙眼失明，但博覽強記，通曉各種學問，也是一位在京都實際思考未來國家建設的人物。

結果，在覺馬的協助下，他與覺馬聯名向京都府遞交了「私學開業願 (私立學校開設申請書)」。因此，同志社雖然是以英學校起步，但發起人是新島與山本兩人。日期是 1875 年 11 月 29 日。這一天至今仍被同志社相關學校紀念為「同志社創立紀念日」。這一天，學校以 2 名教師和 8 名學生開始了。

【同志社的發展與挑戰】

新島就這樣終於達成了心願，遇見了覺馬，並在覺馬的幫助下實現了此事。隔年 1876 年，他與山本覺馬的妹妹山本八重結婚。

我們熟悉的今出川校地是何時開始的呢？最初如前所述是在京都御所的東側開始的，但在 1876 年遷移了校地。山本覺馬身為敗軍之將，長期被幽禁在薩摩藩邸。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原因不太清楚——原本被關押在那裡的山本覺馬，不知為何變成了那塊土地的所有者。同志社便以極低的價格從覺馬那裡受讓了現在今出川校區的那個地點。

正因為那是個特殊的地方，在京都的正中央建立了一所「耶穌的學校」、基督教學校，所以在開校之初就受到了非常激烈的攻擊。當時似乎在各處都舉辦了針對同志社的批判集會。

有一個契機讓學生人數增加，或者說不僅是人數，更讓教育水準大幅提升。這就是被稱為「熊本樂隊 (Kumamoto Band)」的人們的入學。這些在熊本洋學校接受過極高深學習的優秀青年們，因為洋學校發生某事件而廢校，失去了去處，透過宣教士的關係聽說「京都好像建了一所新學校」，於是從熊本千里迢迢來到京都。

【晚年與逝世】

新島為了營運學校進行了各種活動，特別是募款活動等，但晚年的新島深深涉入、甚至有時為此心痛的關注事項有幾個。

其中之一是「教會合同運動」。新島對該運動採取了批判的立場。至於新島為何對合同運動持批判態度，最大的理由在於他對共同體的看法。長老派教會擁有以牧師、長老為中心的金字塔型統治體系。相對地，會眾派雖然形式上有牧師，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角色不同而已，進行的是極具民主色彩的教會營運。因此，「自由教育」與「自治教會」是新島的座右銘。

另一個最終縮短了新島壽命的晚年關注點，是「同志社大學設立運動」。晚年的新島認為，雖然現在只是這所小小的同志社英學校，但將來希望能設立擁有各種專業學部的綜合大學。這個大學設立募款運動成了他的負擔，1889年在關東進行募款活動期間，他在前橋病倒，情況相當嚴重，於是前往神奈川縣的大磯進行療養生活以恢復體力。

然而，療養並未奏效，他於1890年1月23日，在47歲生日前夕，以46歲之齡結束了他的一生。

【結語：良心與遺言】

新島在臨終前，讓可說是他大弟子的德富蘇峰記錄下了遺言。在他留下的遺言中，有一句是「不壓縮僥倖不羈之書生（適當不氣なる書生を圧縮せず）」。這是他在即將去世的最後時刻寫下的，其中傾注了新島的心意：如果有那種「僥倖不羈」，即不拘常識、破格而出、敢於直言自己想法的學生，請不要壓抑他們，不要將他們硬塞入模子裡。這是新島最後留下的話。

我們稍後也會思考關於「良心」的問題。思考「良心」究竟是什麼，這果然與新島襄充滿冒險的生涯重疊在一起，正如今天所講的，與哈迪先生的相遇、農夫的兩美元（Nidoru）、與覺馬的相遇等等。如果要在新島襄或同志社的脈絡下思考這件事，那就是要在新島那冒險般的生涯、「僥倖不羈」這塊巨大的畫布上描繪良心、思考良心，我認為這正是現在的我們所需要的。

那麼今天的課程到此結束。